

夏有志 著



XIAO LING DANG
HE NI LUO TUO

图书馆

.5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I 287.5

79

小铃铛和

泥路跑

092031

夏有志 著



女子学院 0012111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杜定纪

封面设计：谢可新

扉页设计：刘学伦

插图：吴松

小铃铛和泥骆驼

夏有志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4 字数137千

1984年11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9,000册

书号：R10247·255

定价：0.76元

内 容 提 要

暑假里，本书的小主人——三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在一座古老阴森的教堂地下室探险时，偶然发现了一箱奇怪的“破烂儿”，便每人信手拣了一两件带回家中，但其中一件被他们中的一位丢失了，~~很快地，就有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向他们~~要来“破烂儿”~~，并且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这时，他们才知道~~已经撞下了大祸：他们以为的“破烂儿”~~是~~走私犯盗窃的国家珍贵文物。于是，~~围绕这几件珍贵文物~~双方开展了一场惊险曲折、扑朔迷离的殊死争夺，而三个小主人则处在争夺的漩涡之中，弄得他们一时好坏难分、真假难辨了。这批珍贵文物的下落到底如何？这三位少年的命运究竟怎样？小读者们一定很关心，你们读完这部书就知道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这三位少年没有被漩涡淹没，他们成为了生活的主人，勇敢的小战士。

公元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也就是英法联军入侵我国、洗劫并烧毁圆明园的第二年，一个闷热潮湿的黄昏，在某市南郊的皇榆镇外，四个筋疲力竭的轿夫把两乘华丽的轿子，悄悄抬进镇子里去。

尽管天气热得很，两乘轿子的布帘却都垂下，把轿子里面遮得严严实实的。

轿子从皇榆镇东口进去，径直抬到皇榆县县衙门口，停稳，从前面的轿子里走出一个身穿五品文官服的胖子。五品文官下轿后略微察看了四周，对后面的轿子小声说了句什么，后面的那辆轿子的门帘动了动，里面的人轻轻撩开门帘，一下子把远远站在一旁看热闹的人们全给惊呆了。

轿子里弓腰缩颈地坐着一个外国人！

这个黄发蓝眼洋人到来的消息，象一股寒流袭遍皇榆镇的角角落落；那天夜里很晚很晚以后，这个一千多户居民的大镇子还到处有人在悄悄地议论着，整个镇子都处在惶惑不安中。

洋人！洋人到我们镇上来干什么？

镇上的人，谁不记得去年英法联军闯进镇子的情景？谁

能忘记那喧嚣奔驰的马队，谁能忘记从火炮洋枪里喷出的火舌，谁能忘记那十多个被拖在马后血肉模糊的尸体？

怎么，凶残暴戾的“洋妖”刚走还不满一年，又要来洋人？

第二天，怪事出现了。

昨天晚上到来的洋人，在那个五品文官的陪同下，竟悠闲自在地坐进了今雨轩茶馆，慢慢地喝起茶来。

皇榆镇的人对这件事真有点捉摸不透了。于是，在街角旁，在门缝后，在窗口里几乎到处都有眼睛在暗中窥视起他来。

这个洋人长着一张母鸡脸，鼻子尖得象鸟喙，头顶上的黄发稀稀疏疏，露着一个秃秃的粉红色脑瓜顶。虽说他也属于那种凸鼻梁凹眼窝的异类，可是看相貌，却没有杀人抢掠的联军那样凶悍；他没穿军装，也没佩带武器——难道他来到镇上专为喝茶不成？

走近些，呀，更怪了，母鸡脸洋人竟和茶馆的冯掌柜说起了中国话，听声音，是道地的京字京腔，言语中还时常出现几句北京的方言土语。

一个外国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是多么令人费解的事啊！

第三天，母鸡脸洋人包了悦来客店的三间上房，当皇榆县县令在县衙门口与他拱手作别，两名皂吏把他的皮箱扛进悦来客店里时，人们的疑团更重了。

怎么，他要长期住下来？

从第四天开始，母鸡脸洋人经常在街市上抛头露面了。他为人特别和气，见了老人就称呼“老伯”，见了小孩子就给他们洋糖块儿，见了要饭的花子更是毫不吝啬银两，总要给他一点散碎银子。人们发现他很有钱，特别是当他到卖古董古玩的店铺里买东西的时候，几乎是见什么都要买，真恨不得能把整个铺子都买回英国去的劲头。

渐渐地，皇榆镇的人们对他不再设防了，有的人见了面就主动与他打招呼，几位富豪乡绅甚至想请他到家里做客。

只是有一点，人们对他还是猜不透，那就是他总爱独自一人四处转游，皇榆镇的三街九巷几乎无处没留下过他的足迹；他对古坟古迹特别感兴趣，就连路边荒草间的断碑残碣也有很浓厚的兴趣，总要从口袋里掏出个放大镜，左瞄又看地观察很久才离去。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使他离开了皇榆镇。

镇上有卖馄饨的，人称跛脚老五。有一天夜晚，暴雨过后，他担着馄饨挑子从城里回来，在路过白家祖坟时，看见一个人影单腿跪在坟前挖着什么。他以为是盗墓贼，慌忙一颠一拐地跑去告诉了白乡绅。白乡绅听完跛脚老五的话，顿时气得七窍冒烟，急忙带着三个家丁去抓这个胆大包天的贼。当一行三人赶到离祖坟还剩下一箭地的时候，与一个迎面走来的人打了个照面。家丁的灯笼一举，把白乡绅吓了一跳，来人正是母鸡脸洋人。只见他两手是泥，左膝盖湿糊糊的，不用问，跛脚老五看见的人影就是他。

母鸡脸洋人尴尬地笑了笑，语无伦次地说：“啊，白老

伯这么晚出来为了何事？呃，我，路太滑，太泥泞，刚才我跌了一跤，呃，真是……”

母鸡脸洋人话没说完，双拳一抱匆匆行过一礼，低头走了。夜色很快吞没了他的背影。

“老爷，追！”三个家丁高叫一声，提刀拔脚就要追下去。

“慢！”白乡绅低喝一声，“都给我回来！洋人岂是好惹的？京城里只杀了一个法国领事，就招致联军入侵之祸，连咸丰帝、慈禧太后也奈何不得半点洋人。尔等若稍有闪失得罪了这个洋人，后果将不堪设想。唉，算了罢！”

站立了好久，白乡绅才想起去察看祖坟。他们深一脚浅一脚走进坟圈，只见曾祖的坟已被挖了个尺把深的洞，幸好那洞没有碰到棺木。白乡绅只好咽下一口闷气，留下两名家丁护坟，气哼哼地回家了。

这件不愉快的事过后不久，悦来客店老板替母鸡脸洋人雇了乘轿子，在一个星星还未消失的清晨，借着昏昏蒙蒙的雾气，母鸡脸洋人悄无声息地走了。从此，皇榆镇的人再也没见他来过，人们猜测他可能回他的英国去了。

一八六二年春天，皇榆镇西口的一块空地上，忽然大兴土木，一年后，在那里出现了一座尖顶洋教堂。去过北京的人说这个教堂和北京西什库教堂一模一样，不过比那个教堂小得多就是了。

一八六三年十月，几位洋人传教士搬进了教堂。当这个教堂做第一次礼拜的时候，人们吃惊地发现，那个穿圆领黑

袍分赠圣餐饼的牧师，竟是一年前匆匆离去的母鸡脸洋人。

他就是皇榆镇耶稣会堂的第一任牧师密尔顿先生。

小教堂在低矮的土房瓦舍间耸立着，鹤立鸡群般傲视着一切，犹如一位珠光宝气的贵妇身处一群衣衫褴褛的穷人中，显得格外光彩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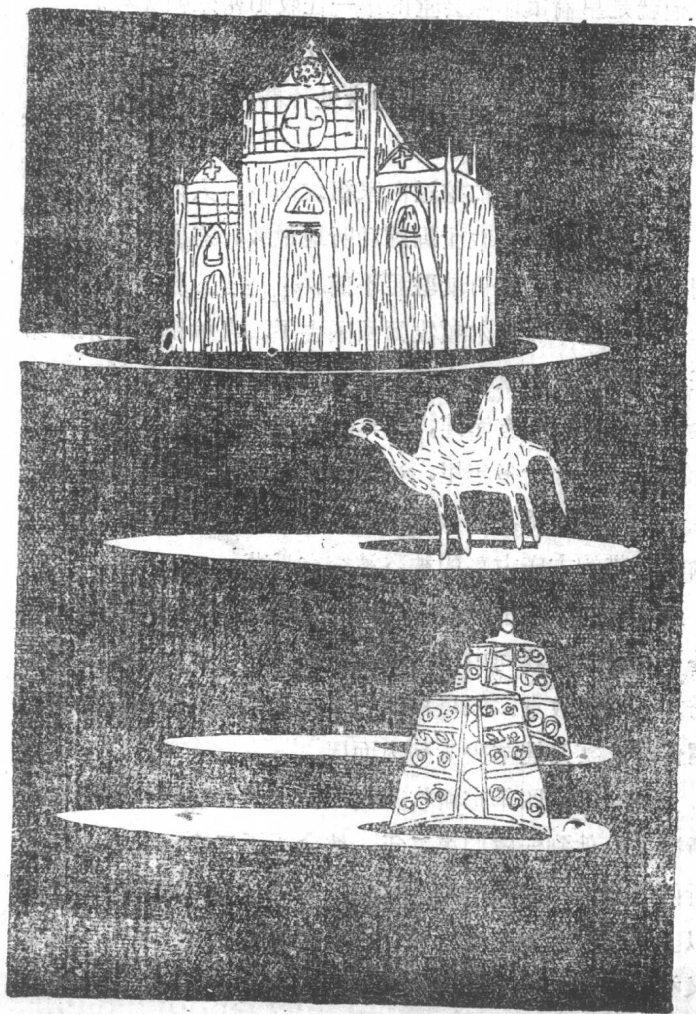
密尔顿牧师一年前挖过白家祖坟的事，人们还记忆犹新，尽管他和几位传教士娓娓动听地说教，态度十分诚恳，人们还是一到教堂门口就驻足不前。

这样，三年后密尔顿牧师回国去了。皇榆镇教堂来了第二任牧师，但这位牧师上任后不到半年，由于和海慧寺宋刻本金刚佛经被盗案有牵连，当年年底就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在七十多年里，这个小教堂共轮换过五任牧师，可是他们的传教都没什么建树，因为他们几乎多多少少都与皇榆镇一带的古庙古墓的被盗被窃有瓜葛。

皇榆镇的大人小孩，差不多都对小教堂啐过唾沫：呸！你们外国教堂盖到我们中国，准没憋着好屁！就连满腹文墨的黄秀才也骂过教堂：来皇榆镇的基督徒都是狗偷鼠窃之辈，所谓传教，实乃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直到一九四四年布斯牧师到任后，人们对教堂的唾骂才渐渐减少。他到任后的第二年，教会买了二十亩菜地，盖了一所两层灰楼的教会学校。这样，一是皇榆镇大户家的子弟可以上学，可以学英语，为今后的飞黄腾达打下基础。这本是义举，人们干吗还要骂教堂呢！二是，由于教会学校高高的院墙早把小教堂遮挡起来，人们站在街上踮起脚也只能看



管能只由制或備士衛古族个入，来或自遊至邊小既早部第四

见教堂的尖顶，想啐也啐不到了，心理上的反感似乎减弱了。

随着地球绕着太阳不紧不慢地绕圈子，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皇榆镇发生了陵谷变迁。解放后，从某市伸出两条宽阔的马路，把皇榆镇搂在自己身边，使它成了自己的一个市区，并且正式定名为幸福区。现在，你再也认不出它原来的面目了，那些旧式的小店小肆变成了高楼大厦，国营商店和几十家工厂比肩而立；柏油马路上跑着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时代的彩笔把它描绘得五光十色，焕然一新。

一九五〇年，市政府接管了教会中学，改名为幸福街第二中学。一九六三年，政府拨专款为幸福街二中临街盖了一幢四层的教学楼，原来的二层灰楼变成了老师办公室和理化实验室。

高楼高墙把那座孤零零的小教堂一层层包围起来，走在街上你根本无法再看到它了。曾经雄踞傲视皇榆镇的小教堂，已销声匿迹，在人们的话题中再也没有提起它了；除了当年皇榆镇的老住户和幸福街二中的师生偶而还能想起它外，新搬迁到幸福区的人，几乎没人知道它，就象它根本不存在一样。

可是，一九八二年的七八月间，在小教堂里发生了一起案件，当教堂的内幕被揭开后，人们才发觉，这个被时光流水冲刷得衰败破落的小教堂，竟是那么恐怖、阴森……

1 “喵——喵喵，喵——”

从高高的灰砖墙里面，传来几声猫叫。不过，这只猫可能是盐吃多了，叫唤的声音里带着沙哑的喉音。

“喵——喵喔——”高墙里面的猫，又哑着嗓子叫了两声。

“汪汪！唔——汪汪，汪！”

高墙外面的灌木丛里，传出几声狗叫。不过，这只狗可能岁数还太小，叫唤的声音总跑调儿。

“汪汪！汪，咳，咳咳咳，哈儿——吐！”

嗯？怎么，灌木丛里的狗吐了口痰？

“喵——小波，小波！”

咦？怎么，墙里面的猫说起人话来了？

“唔——汪汪！汪！”

“别瞎汪汪了，快点行动吧！”墙里轻轻说了一句。

什么什么，猫说话，狗吐痰？

这是怎么回事？

忽然，窸窣窸……树枝儿摇几摇，草叶儿动几动，从灌木里探出两个男孩子的头来。前面的是田字脸，刺猬头，扇风耳，巧克力一样的棕黑色皮肤；后面的是椭圆脸，玉一样白的脸色，鼻梁上有两块玻璃——哦，那是近视眼镜片儿。

田字脸的男孩把脖子伸一伸，东张张，西望望，悄悄对后面说：“把鞋脱了。”

“脱鞋干什么？”

“你真雏，这么高的墙，你穿着凉鞋怎么爬？”

“那——鞋往哪儿放呀？”

“嘻，你真废物，跟我学。”

田字脸男孩说完，脱下白球鞋，把两只鞋带儿往一处一系，唰啦，挂在脖子上……猛然间他张开嘴，瞪大眼睛，一动不动了。

“小波，怎么了？”后面的那个诧异地小声问。

“听，墙里面有动静，不好，要坏事儿！”

他的话音未落地，墙里面突然爬上一个人来。那人头发乱蓬蓬，脸蛋瘦溜溜，小鼻子小豆眼。他的头刚露出墙头，就左顾右盼地四下张望，那神色特象刚出洞的小老鼠。

“快，快点藏起来，有人来啦。听好，没我的信号，你俩可千万别动。”

说完，小脑袋往下一缩，噗嗤一声，里面再也 没 动 静 了，只听见树上的蝉儿吱吱啦啦的叫着。

趁三个人象受惊的蜥蜴样一动不动的空隙，让我们认识

一下他们吧。

墙里的“猫”，叫庄小欣。墙外的“狗”，叫姜波。那个白脸儿戴近视镜的，叫李铭。

他们是幸福街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现在放暑假，再开学，他们就是六年级的学生啦。

他们三个要爬过墙头，到高墙里面的幸福街中学干一件坏事儿。

坏事儿?!

对，是干坏事儿。要不，为什么不敢走学校大门而偷偷摸摸爬墙头呢。

他们自己知道是在干坏事儿吗?

当然知道。既然明知道是坏事儿，他们为什么要干呢?

几天前，庄小欣把姜波叫到一个僻静的墙角落，极为神秘地向他讲了一件事。

2 小波，我对你说的这件事，你可对谁也不许说啊，听见没有?你光点头不行，得起个誓。

你认识黄毛不?不认识?唔，就是那个幸福街二中高一的黄军呀，怎么样，想起来了把。

你知道吗，他是我的好哥们儿。真的。

他的本事可大了，一分钱不带，钻进水果商店，不出五分钟就能举着两个大苹果走出来；论打架，咱们幸福街一带，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就是他，上星期日找我来了，对我说：

“哥们儿，求你帮个忙怎么样？”

好嘛，听他说这个，把我乐得都快晕了。你想，人家比我大，比我有本事，一般人听见他的名字就吓得掉几魂儿。这么一位赫赫有名的黄毛，竟找到我头上求我，还口口声声说“帮忙”，你说，我能不答应吗！我一拍胸脯，说：

“小军哥，你过去对我不错，还请客给过我好多吃的，只要你瞧得起我，别说是求我帮一个忙，就是帮三个忙四个忙，咱保证没说的，为哥们儿两肋插刀也行！你快说吧，让我帮你什么忙？”

“给我去望风。”

“望风？什么叫望风呀？”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说吧，你干不干？”

“干！”

一前一后，我跟着他来到幸福街二中的后墙外，嗖嗖几下，我们俩翻过了墙头，偷偷儿溜过操场，绕过礼堂，往南一拐，哎呀！

小波，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幸福街二中的校园里，还有一个小院子——又神秘又恐怖的小院子。

这个小院子不大，在学校的西南角，又偏僻，又荒凉，院墙又破又矮，墙头上长着好多草，大概有一百多年没人进去过了。

我们俩刚跳过这院子的矮墙，就扑楞楞飞起好多麻雀，吓我一跳。小院子太荒凉了，到处都阴森森的，就是现在我

一说起这个院子，还浑身起鸡皮疙瘩呐。

就在这个荒无人迹的小院子里，有一座古里古怪的大房子，我说它古怪，一点儿也不夸大，真的，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见过这种房子。

这个大房子足有两层楼那么高，房顶是尖的，就象木匠削的木楔一样；房子所有的墙，都雕刻着花纹，那些花纹有的象蜗牛的壳，有的象云；而且，在房顶的中间，还有一个圆顶的小塔，塔上面有一二十个小窗子——我的作文不好，我不会形容——反正一句话，我好象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奇怪得很，这个古怪的房子，所有的窗子都被横七竖八的木板条给钉死了，房子的大门紧紧关着，门上锁着一把大号的黑色铁锁。

不瞒你，猛不丁来到这个恐怖荒凉的地方，吓得我出气儿都不匀了，身上一个劲儿地发冷，我不由自主地拽住了黄毛的袖子。

“怕什么！”黄毛使劲一抡胳膊，甩脱了我的手，“这是解放前外国人盖的小教堂，没见过是怎么的？！”

“教堂？怎么学校里有教堂？”我悄悄问。

“二中过去是教会办的学校，好了，没工夫跟你磨牙，你就在这棵树后面站住别动。”

黄毛回过头，向墙外望了几下，又对我说：“从现在起，你就开始给我望风，要是发现小院外面有人来，你就藏起身子学两声猫叫；人走了，你就拉长声儿再学一次猫叫，听见没有？”

“那你——”

“我？你就别管了，呆会儿教堂里有什么响动，你也不许离开这儿，听见没有！”

黄毛的样子一下子变得凶狠起来，变得我都快认不出他了。他这么说，我更害怕了。怎么，他要去干什么呀，别是……

别看黄毛对我凶，其实他也挺害怕的，当他向那个怪房子走去的时候，我看出他的神色特别慌张，出气儿都呼哧呼哧直喘。

黄毛终于走到了怪房子跟前，在一个离地面较近的窗子下站着，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大解锥，仰着头用那解锥撬钉在木板条上的钉子；咯嘣，咯嘣，钉子撬掉了，他把解锥揣回兜里，用两只手扳那木板，嘎吱，木板活动了，它的下半部离开了窗框。

“小欣，”黄毛回过头轻轻叫我，呀，一脸青白色的冷汗，“你就在那儿藏好，不许走开，听见没有？你要是不讲信用，坏了我的事儿，你小心着点儿，我可不是好惹的！”

说完，他转过身子，连爬带钻地从那木板下面爬上了窗台，又一阵儿动弹，咕咚一声，跳进那个阴森可怕的怪房子里，再也没动静了。

小波，你想想当时我有多害怕吧！我蹲在草丛里一动不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块被撬活动了的木板，心都跳到嗓子眼儿啦。

我左等，里面没声音，右等，里面还是没声音。我不敢